

希臘編舞家帕派約安努訪港 誰是「偉大馴服者」？

藝粹簡訊



當晚，兩位德國鋼琴家在音樂會中融入了諸多喜劇和表演元素，把快樂的情緒揉進音樂中並傳遞給大家。

《鋼琴大鬥法》 決戰「黑白之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煒基 泉州報導）電影《不能說的秘密》中，周杰倫與影片中的「鋼琴王子」留下經典鋼琴片段。日前，兩名來自德國的鋼琴家——保羅·西比思和安德列亞斯·肯恩，在泉州大劇院分別身着一黑一白演出服，以鋼琴大鬥法的形式，為現場觀眾演繹一場古典音樂與創意表演相結合的視聽盛宴。

《鋼琴大鬥法》強調曲風理念。在當晚的演出中，身著黑色西裝的保羅以「相信你的耳朵」為主題，詮釋傳統、學術的古典音樂。身著白色西裝的安德列亞斯則以「保持好奇」為主題，以爵士、搖滾創新地傳達古典音樂的多變風格。

長達90分鐘的經典鋼琴曲大碰撞甫一開始，保羅和安德列亞斯就在舞台上「鬥嘴」的形式拉開了「鬥法」序幕。第一輪，保羅演奏了一首蕭邦的練習曲，安德列亞斯則以斯克利亞賓的練習曲應對。第二回合，安德列亞斯柔情、深情地演奏舒伯特的《即興曲》，保羅則以一曲更耳熟能詳的德彪西的《月光》俘獲觀眾。接下來，安德列亞斯演奏莫里茨·愛格特作品《一人樂團》。只見他手腳並用，或有節奏地用手敲打着琴板，或踩着腳伴奏，甚至用下巴來彈奏，給觀眾帶來陣陣驚喜。而保羅在第四回合溫柔嫵媚地演奏了台灣作曲家黃凱南為他量身定做的作品《水洗的顏色》。最後一個回合，保羅提出雙方蒙着眼睛演奏穆索爾斯基的《圖畫展覽會》。即便是蒙着眼睛他們也「針鋒相對」，你來我往地暗暗較量。在與觀眾互動中，保羅質疑古典音樂娛樂性的必要性。他認為古典音樂是嚴肅的，應該是觸動心靈的，他希望觀眾「相信自己的耳朵」。安德列亞斯則認為古典音樂也可以有幽默感，再創造的音樂值得現代人去欣賞，提醒觀眾要一直「保持好奇」。

當晚的演出，打破了古典音樂會給人的刻板印象，諸多喜劇和表演元素的加入，把快樂的情緒揉進音樂中。哪怕是聽不懂古典音樂的觀眾，也會被兩位鋼琴家幽默、逗趣的表演所感染。據悉，保羅和安德列亞斯已合作8年，《鋼琴大鬥法》即為二人共同策劃的創作。表演足跡遍及五大洲的保羅，曾在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任教，現在仍不時在韓國、台灣及香港等地主持鋼琴大師班。而喜歡以非傳統形式推廣古典音樂的安德列亞斯，製作過多個形式創新的音樂會，讓更多人了解古典音樂。據悉，今次是二人第七次來華演出，《鋼琴大鬥法》亦已在全球巡迴超百場。

週末好去處

「登月五十年」展覽



香港太空館由即日起舉辦專題展覽「登月五十年」，展出人類首次登月的相片、錄像節目、模型和互動展品等，介紹月球的科學知識，並與市民一起回顧人類探索月球的艱巨歷程。

美國太空總署阿波羅十一號太空船於1969年成功登陸月球，太空人尼爾·阿姆斯壯成為首位踏上月球的人。這項任務為人類探索太空，記下光輝的一頁。為慶祝人類登月五十年，展覽特別介紹首次把人類帶到月球的火箭、太空船和太空衣等模型、探月飛行路線和月球隕石，重溫登陸月球的歷史性壯舉。

展覽亦展出由樂高香港有限公司特別製作的「土星五號」火箭模型，「土星五號」火箭是一種三級式液態燃料火箭，負責搭載阿波羅太空船升空。模型高五米，由超過二十萬顆樂高顆粒砌成，以嶄新手法展示太空科技。為配合展覽，太空館亦特別舉辦一系列教育活動，包括工作坊、專題講座和天文觀測等，以提高市民對天文的興趣，加強他們對太空探索的認識。

日期：即日起至9月2日（逢一、三至五）下午1時至晚上9時
即日起至9月1日（逢星期六、日）上午10時至晚上9時
地點：香港太空館

時間馴服世間萬物，人又如何馴服自己？

在當今國際藝壇炙手可熱的希臘編舞家迪米特里斯·帕派約安努（Dimitris Papaioannou）早前帶着代表作《偉大馴服者》（The Great Tamer）訪港，荒誕奇詭的視覺景象如同引人進入時間的漩渦，各種象徵、指涉如繁花迷眼，為觀眾留下無數回味空間。

文化中心的小會議室中，帕派約安努接受記者的訪問，偶爾側臉微笑，像極了眉眼深邃的希臘雕像。談起創作，他笑說自己是追求完美的「控制狂」，問他創作中最挑戰的部分是什麼，他打趣笑道：「是在deadline來臨時接受現階段我們只能做到這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香港康文署文化節目組提供



《偉大馴服者》充滿趣味地調侃人類身體。攝影：Julian Mommert



希臘藝術家迪米特里斯·帕派約安努。攝影：尉璋



《偉大馴服者》將物件運用為身體的延伸。攝影：Julian Mommert

演出未開始前，一名男舞者已側身站在台前，燈光漸漸暗淡，他脫下皮鞋褪去全身衣物，赤條條地躺在舞台中央，任另一位舞者為他蓋上白布。這時，又一舞者登場，在他身旁翻動一塊木板，木板落下掀起微風，將白布吹開，全裸的男人再一次出現在觀眾眼前。如此不斷反覆，白布蓋上，白布吹走……《偉大馴服者》的立意基調，讓人想起生死循環。

接下來的演出，如同遊走在扭曲的現實與荒誕的幻境。耳中明明是熟悉的《藍色多瑙河》，那音樂偏偏悠揚細碎，似是由舞台遠遠的後方流瀉出來，將以黑灰色為基調的舞台襯托得更加孤寂荒蕪。深諳繪畫的帕派約安努將舞作構建成流動的視覺奇觀，每個定格都有油畫般的質感，更留下大量對於歷史、希臘神話、經典藝術作品的指涉，讓觀眾自行聯想。前一秒，突兀登場的太空人掀開地板，從泥土中挖出年輕男子，讓人想起Andrea Mantegna的《Lamentation of Christ》，下一秒眾人將一男子放在桌子上「開膛破肚」，又讓人似乎看到林布蘭的名畫《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Nicolaes Tulp》……數不清的「名場面」讓人目不暇接，經典的一幕，金色的箭矢密集地射向一塊塊地板當作盾牌狼狽閃閃的人們，卻在落地時化為一片典雅平和的金色稻穗。整個《偉大馴服者》就像是帕派約安努與觀眾間的一場遊戲，他將經典挪用，再扭上一扭，本來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瞬間消解在觀眾的會心一

笑中，而後者卻又從這看似戲謔的荒誕裡嚼出了不尋常的殘忍意味。「就像是一個旅程，一個夢，在夢中，我們的主角如奧德修斯般穿梭於許多故事中，直到找到怎麼馴服自己身體中的能量，在死亡之前創造出新的東西。」帕派約安努說，希臘有句老話——時間馴服世間萬物。「對我來說，偉大馴服者，是那些在死亡來臨前將生命活得淋漓盡致的男女。」

藝術訴說真實

對帕派約安努來說，人類存在本身就是難解的謎題。《偉大馴服者》的靈感來源，其實是一起真實的校園霸凌事件。希臘一所大學的男生被朋友們欺凌後失蹤，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與尋找，最終被發現時已經死亡。這事件觸發了帕派約安努的內在情緒：「我開始想，為什麼朋友會去欺凌朋友？只是單純的憎恨？是慾望？還是扭曲的愛？為什麼人類總是如此，互相攻擊、傷害，將榮譽賦予某些代表之上，再摧毀他們？在我創作《偉大馴服者》的時候，這些情緒潛藏在我內心深處。在舞台上試圖詮釋暴力，非常困難，所以我們最終用了林布蘭的畫作，讓大家知道這是個玩笑、是假的，但在那荒謬的、欺詐的、虛假的情緒中，卻有可能觸及到某些真實。」

帕派約安努說，劇場的確是虛構的，正如同繪畫也是假的，但藝術真正穿透幻象訴說真實。「劇場不是紀錄片。」他說。他不喜歡舞者去

「演」出某種情緒或角色，甚至不希望

他們過於沉浸於情緒當中。「我不是在乎演員是否感受到太多的東西，因為我們的目標是觸發觀眾的感受。有時在舞台上你感受得太多，其實反而沒有留下空間讓觀眾去想像。就像被填滿了的湯匙，沒有空間了。我總是喜歡提醒演員和觀眾，這不是真的，這是假的，這是一個遊戲，喜歡的話儘管進來，不喜歡也可以離開。」帕派約安努說，他不喜歡去「假裝」某種樣子來感動觀眾，也正因此如此，他不愛用那些吵鬧刺激的音樂，對他而言，劇場不是去「攻擊」觀眾，而是「退後一點，像是一片風景，讓你自己去體會。」

身體奇觀

《偉大馴服者》醞釀的「景觀」質感深邃。這當然不是傳統的舞蹈，在傾斜鋪置、如同墓地般斑駁的舞台上，帕派約安努對舞者身體的運用讓人瞠目結舌。頻繁出現的裸體已不算什麼，隨意「分解」又重新組合的身體部分才是讓人拍案叫絕的視覺魔術。一個個疊加的臀部，「散落」在一地的身體部件，男女肢體的「合體」，成為身體延伸部分的物件……「將身體當木偶用其實是古老的技藝了，並不是什麼複雜的把戲。最難的其實不是身體的實行，而是構思——哪些部分要藏起來？哪些部分要展現出來？怎麼展現一部分時隱藏的部分

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而不被人發現？表演者最大的挑戰是要嘗試說服自己，一分為二——既是操偶師又是木偶本身。」帕派約安努說。

帕派約安努愛把自己的舞者稱為「表演者」，「我不知道確切要找的是什麼樣的人，但選定後，我尋找那些以各種方式吸引我的人，然後嘗試將這些人有趣地組合在一起。」他的創作通過工作坊來展開，「我會提供物件和一些基本的想法，然後讓他們去即興嘗試。比如《偉大馴服者》，我會讓他們做一些和挖掘有關係的事情。因為我覺得記憶的運轉就像是挖掘，而在我們的生活中，尋找答案的過程也就好像是在人類歷史中挖掘。」在工作坊中，舞者們往往玩得忘乎所以，「像小孩一樣瘋狂」。帕派約安努收集有趣的片段，如拼圖般組合堆砌。

「在創作中，我有時會掙扎著想要控制每一個細節。所以有時我會放任混亂遊走，對所有的可能保持開放的態度，直到我找到前往終點的路徑。這也是我治癒自己『控制狂』的一種方式。我想要將自己暴露在混亂與不安中，因為這就是宇宙真實的樣子。隨著我的長大，學得越多，越知道控制是不可能的，也許也是不必要的。」帕派約安努說，「學會游泳遠比嘗試控制海洋更有力。」



《偉大馴服者》對於身體的展現充滿巧思。攝影：Julian Mommert



《偉大馴服者》中突然出現的太空人，讓人想起《太空漫遊2001》。攝影：Julian Mommert



《偉大馴服者》的構圖猶如油畫，充滿隱喻的符號。攝影：Julian Mommert



《偉大馴服者》中的「金色箭矢」名場面。攝影：Julian Mommert

陳恩碩 書寫「我們的青春日誌」

爆炸戲棚即將帶來音樂劇《我們的青春日誌》，從老師、家長、學生三個角度切入，講述教育、愛情、現實、夢想……論盡青春的熱烈及煩惱。音樂劇的幕後主腦同樣青春，年僅21歲的陳恩碩一手包辦了監製、導演、編劇、作曲及填詞，以22首原創歌曲串聯全劇，帶來讓人又哭又笑的動人故事。

陳恩碩早年在倫敦Royal Holloway主修戲劇，副修哲學，現正攻讀該校研究生。在《我們的青春日誌》中，他借鑒了許多國外音樂劇的創作方法，嘗試令作品既具娛樂性又有深層思考。談到一手包辦詞曲及劇本的創作，他說：「音樂劇是一個整體，不是歌好就好，也不是劇本好就行，不是一加一等於二那麼簡單。以往許多作品歌曲和詞分開創作，

之後再合起來，有時容易變成是組裝碎片。自己一個人來掌控的好處是，如果我覺得某個位子怎麼寫都不出彩，那就可以想如何在導演手法上來找補，可以不停補位。」

百老匯的音樂劇在正式上演前，會經歷很長時間的試演，不斷潤色後再推出的正式演出已是完成度較高的成熟作品。香港的製作則很難有此「奢侈」機會，每次公演場次少不說，重演的機會也不是太多，作品要成長談何容易？《我們的青春日誌》則嘗試在2018年舉辦了試演，20場均爆滿，吸取當時觀眾的意見後，今年的新版打磨細節之餘，還增添了現場音樂伴奏更加炫酷的舞台效果，並請來關寶慧、歐陽偉豪（Ben Sir）、林以諾、杜小喬、丁可欣（Yanki）

劉麗煌、陳倩妮、譚永浩及陳健豪等共同演繹，希望帶給觀眾驚喜。

香港音樂劇欠缺商業化

「我在香港是看音樂劇大的，」陳恩碩說，「我覺得香港的音樂劇很好看，但等我去到外國，發現那邊的音樂劇又是另外一個世界。」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外國音樂劇成熟的商業化與精密的藝術設計，有吸引觀眾想要一看再看的魔力。陳恩碩的碩士研究方向正是「音樂劇的商業化」，他認為與外國成功的音樂劇品牌相比，香港的音樂劇很不商業化，「香港人需要娛樂，音樂劇對我來說是娛樂，而不是純粹是藝術。所以怎麼做出一個作品，從劇本到歌詞，都讓觀眾覺得吸引，是很重要的。」

他又說，外國的音樂劇在藝術上和製作上都有野心。「兩個半鐘的演出中，觀眾去到哪一刻可以get到些什麼東西都被計算好，可能是深層的東西，可能是視覺的東西，而且一定有場大歌舞。整個計算很精準。香港的音樂劇則沒有，很多時候是



陳恩碩。攝影：尉璋

《我們的青春日誌》

日期：7月23日至7月28日
地點：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

用文本作為最大依歸。劇本很扎實，製作和視覺元素則被忽略。其實按照外國的數據，看音樂劇的大部分觀眾都不是常看劇場的，所以這些觀眾所尋求的，是娛樂和視覺刺激，再加一些反思和深層意義，這兩者要相輔相成。」他亦指出，國外的音樂劇重視品牌的打造，從包裝到宣傳，到製作的logo都有心思在其中，久而久之，觀眾見到面具符號就知道《歌聲魅影》要來了，看到女巫則想起《Wicked》。香港的製作體系不完善，更缺乏這種延續性的長遠鋪排。

文：草草



《我們的青春日誌》排練相

主辦方提供